

□散 文

从火电三峡到山水绿城

高振中

当我在电脑上撰写文章,并通过互联网上传,依靠的是须臾不离的电。20多年前,我国电力供应主要依靠煤炭发电,为生产生活提供支撑保障。

我的家乡安徽淮南是国家确定的“全国六大煤电基地之一”。为保障能源安全,国家曾提出建设一批规模堪比三峡工程的煤电基地,被称为“火电三峡”。火电是我国能源系统的“压舱石”和“稳定器”,长期以来提供了全国约50%以上的发电量,保障了电网的稳定运行。淮南是最早提出并建成的国家级大型煤电基地之一,堪称“火电三峡”的重要代表。

淮南的煤炭开采,可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。清末民初,民间资本开始进行规模开采,为华东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能源保障。1936年,当时南北往来的交通工具多以马车、牛车为主,而淮南已开通运行咣当作响的货运火车,往返于沪苏浙之间。

1939年,日军为掠夺淮南煤炭资源修建了“淮南发电所”。这是在煤炭产地附近建设坑口电厂的早期雏形,也是安徽境内最早的大型火电厂之一,在当时与上海杨树浦电厂、南京下关电厂并称为华东地区三大电厂。1956年,我国自主设计、制造、安装的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在淮南投产,标志着新中国电力装备制造的重要进展,也从战略和地理上奠定了淮南作为安徽火电发展重要基地的地位。此后,淮南迈入了现代化火力发电的新阶段。作为华东电网的骨干电源点,它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电力支撑,堪称区域经济的“动力心脏”。1983年,我和电大同学乘供电局客车到南京参观学习,南京供电局的同志对我们的热情接待中,也

流露出对淮南电力贡献的尊重。

“火电”也有其两面性。电厂的排灰口随温水排出杏仁状的“炭糊子”(当地方言,指煤渣),童年时我们常捡回家用于烧饭取暖,这是物资匮乏年代人们的“最爱”。电厂高耸的烟囱喷涌着滚滚浓烟,随风飘散如细雨般的黑灰,下风处的居民常常匆忙收起晾晒的衣物,这是百姓的“最烦”。外地人初到淮南,往往走一趟便满鞋黑灰,留下深刻印象。就连麻雀也沾染煤灰,扑扇翅膀时散落黑尘。加之当年家家户户炊烟袅袅,共同构成了半个多世纪前淮南特有的城乡景象。

电厂的支撑是煤矿。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,华东地区唯一的煤炭类项目是淮南望峰岗选煤厂。厂区矗立着六七个大火囱,成为那个时代“烟囱如林”工业景象的典型,也曾是文艺作品赞颂工业化的象征。老师带我们春游时,常指着那排高耸入云、冒着浓烟的烟囱,鼓励我们学好文化,将来投身国家工业化建设。

煤矿同样具有双重属性。它既是火力发电的保障,也是工业的“粮食”。淮南运煤专列以密集班次行驶在铁路上,曾为长三角地区贡献了相当比例的煤炭资源。淮南市境内铁路线路较长、车站较多,反映了其作为煤电城市的特点。

上世纪80年代,有中央领导同志到淮南视察,见到几座堆积如山的矸石山,询问是何物。市领导汇报:“淮南把清洁的电力输送给大城市,自己却留下煤矸石堆积成山。”并进而反映:“还有采煤塌陷区、烟尘污染、废渣堆积等问题,如果不治理好,无法向人民交代。”

淮南是国家首批确定的亿吨级煤炭基地之一。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煤塌

陷区面积曾达数百平方公里,成为这座资源型城市的一道“伤疤”,也一度因土地损毁引发社会矛盾。以煤电为主的产业结构面临可持续发展挑战,必须回答新时代的转型之问:如何让传统能源城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焕发新生,为中国能源绿色转型探索路径。

治理首先从煤矸石起步。改革开放后的大建设使煤矸石成为建材辅料,几座矸石山逐渐被消纳利用,从淮南地平线上消失。

现在的孩子已无法体验我们童年时去电厂排灰场捡煤渣的经历。先进燃烧技术使煤炭得以充分燃烧,几乎不留残渣。炉灰也成为宝贵资源,曾作为建材用于重大工程建设,一时供不应求。如今炉灰广泛应用于筑路填坑,不再再征用农田作为灰场。电厂的烟囱更加高耸,排放的烟气经深度处理后呈淡淡白色,不再有黑灰飘落。冷却塔上蒸汽袅袅,与洁净的天空相映成趣,诉说着生态改善的故事。

孙女是学校生态文明小卫士,周末常让我带她到城乡参观。从后视镜看去,煤电产业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底色,而生态文明为之增添了多彩画卷。

走进曾经的采煤塌陷区,眼前不再是荒凉景象,而是生机盎然。潘集区泥河镇后湖生态园,将万亩连片塌陷区打造成集莲藕种植、水产养殖、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基地。凤台县凤凰湖(原顾桥矿塌陷区)通过大面积种植莲藕、发展深水养鱼,成为重要水产基地。“漂浮水稻”等创新试验也在开展,利用浮床技术试种水稻。这些举措既修复了生态,又带动了农民增收,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。

火电也有了新伙伴。在淮南潘集、凤台等地,利用采煤塌陷区形成的连续

水域,建成了大规模漂浮式光伏电站群,实现“板上发电、板下养鱼”的“渔光互补”模式。将昔日的生态“伤疤”变为绿色能源“基地”,为这座煤电城市注入了清冽动能,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。

被称为“老鳖塘”的万亩采煤塌陷区,经过生态修复,如今已成为美丽的“城市绿肺”,并被命名为“春申湖公园”。这里四季游人如织,天蓝水清、群鸟翩跹,人们或游湖、或漫步、或歌舞,尽享生态之美。就连抗日战争时期因采煤形成的九龙岗、大通等塌陷区,也通过修复成为市民休闲游园。节假日里风筝飞舞、儿童嬉戏,生态文明带来的幸福感洋溢在人们笑脸上。

相传上古圣贤舜曾耕于淮南山麓,因此得名“舜耕山”,如今这里山林茂密、郁郁葱葱,是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。登远远眺,满目青山绿水,令人心旷神怡。偶遇的外地游客见我白发苍苍,和孙女说着方言,感慨道:“十几年没来淮南,城市变美了,绿化更好了,空气清新了,差点认不出来,感觉不到是煤电城市了。”

我指着蓝天白云下的淮河告诉他:“淮河水也变清了,对水质要求极高的银鱼,消失多年后重新出现。我年逾古稀,生态文明建设让我感到生机盎然。”我接着说:“淮南是国家首批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,正将‘煤电’带来的环境压力转化为绿色发展的新名片。这不仅是淮南的转型成果,也为全球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。”

孙女一路听我讲述淮南变迁,若有所思。她笑着对我和游客说:“我们淮南是全国绿化模范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,同学们都说淮南越来越美了——它既是‘火电三峡’,更是山水绿城。”

□诗 歌

美在山乡梯田

孙登科

依附着连绵的山峦
层层叠叠蜿蜒地铺展
梯田,穿越山崖
隐匿于云雾弥漫之间
气势磅礴,绮丽壮观
底蕴厚重的质感
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画面

石头垒砌的房舍,依山而建
鳞次栉比,古色古香
各式灯箱广告色彩斑斓
店铺罗列,活泛了山乡旅游
热闹非凡

这是山民勤劳致富的结晶

□随 笔

酒浓岁月浅

李振秀

据说,一年365天在八十岁以上老人那里,时长只有4天。这是不是真实感受,有待我今后验证。

从去年开始,我开始写闲篇,至今已逾12万字。闲篇首要目的是锻炼文笔,祛魅,打掉花里胡哨的形容辞,多用名词动词,尽量浅白,力求准确。虽未至心坎境界,但一直在努力。回首来时路,为文多年,仍有许多不足,尚在文学殿堂外徘徊。有此认识,对骄傲的我来说是一种进步。

每日闲篇开篇记录当日日出日落时间,几点太阳出山,几点太阳下山,只要条件允许,我都会记下太阳在天空出没的时间。从南回归线到北回归线,古老又年轻的太阳从不爽约,循着既定的轨道,朝朝暮暮,南来北往。世间因黄赤交角的存在,寒来暑往,春荣冬枯。人间是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不停更迭。一个时代过去,一个时代又开启。日光之下,确无新事。

人过中年,多成形而上的思考,可提升人的精神层级。不是说,人类一思考,上帝就发笑吗?人到世上,难道就是吃吃喝喝,任凭七情六欲一番折腾,然后死如灯灭,消亡不见?孔子说: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宝贵的人生若只为吃吃喝喝,玩玩乐乐,如此人生和畜类何异?人造造奇妙可畏,活着尊贵,死亦隽永。不是说,人的灵魂有21克?肉体 and 蔽体的衣服会破烂、会腐朽、会消失,为这21克,今生所遇皆是试炼,是为炼人如金。今年读了几本哲学书,对生死有所感悟,也算收获。

海子在《黑夜的献诗》里说:“天空一无所有,为何给我安慰?”天空浩瀚无垠,无边无际,由太阳系、银河系、河外星系等组成,无人可知其边

□随 笔

雪落元旦

徐满元

说也奇怪,当我刚刚不无遗憾地写就一篇名叫《无雪的冬天》的小文时,抬头望向2025年最后一个夜晚的窗外,却惊喜地发现,姗姗来迟的雪花,正迈着纤纤细步,淑女般来到了作为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—淮河一线中,淮河穿城而过的城市淮南的冬天,且恰好降落在元旦。让我不得不怀疑,这巧合也许就是“看似随手套来,实则精心安排”。

尽管这场雪并不大,至多只能算得蛇,原地蛰象,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,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……”的句词,真是激人奋进,给人回肠荡气、淋漓尽致之感。其实,这场淮南的雪,不单孕育着风光秀丽与山川壮美,也暗含着某种肃杀冷峻之气。雪在飘然里落下,也在悄然编织另外一番意韵,编织“残雪断桥”境地般的冷艳,编织“雪崩悬崖”样的猝然,编织苍茫天地间“独钓寒江雪”的萧瑟,编织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孤独和无奈。

呵,淮南的雪,是云天精灵,作圣洁特使,从云国里纷沓而来,著出若长条棒槌般冰魄银针,著出六角形碎玉琼花,如振翅翩翩之粉蝶,举止优雅,漫天飘扬;袅袅娜娜,若天鹅之翎羽;素素白白,似伊人笑靥轻落的粉黛,伴着寒气凛冽而来,冰冷夜时,降临世间,让淮南这个冬无甚雨水的季节变得饱满、丰腴,溢满了甘甜、湿润、秀色和暖意,给2026年元旦一个大大的惊喜,也赋予新的年份一个美好愿景和憧憬。

淮南的雪,欲把一切的污秽藏匿,欲将一切笼罩在城乡上空的霾障、肮脏与丑陋,清除、清除与消迹,还原俗世一个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生活空间。

天亮了,雪还在下,悠闲、大度、从容、淡定。

哦,这淮南的雪!

凭着执念
终年忙碌碌碌登攀
在梯田上创收高产
与绿水青山辉映成趣
璀璨耀眼的山乡充满生机
山里人,品味悠悠岁月的香甜

啊,这是高天的雨露和阳光
振兴了古老的山乡
让山里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温暖
和自然生态的巨大
爷爷奶奶们为此感叹
梯田所展示的美景
就是幸福生活手中的饭碗……



早梅初绽

沈道银 摄

终于下雪了。悄无声息,突然降临的那种。雪花,如同虚廓之间的精灵,翩翩飞舞,纷纷扬扬顺天宇而下,满载优雅和高洁韵致飘降至人间。

这是自入冬以来下的第一场雪,更是在入冬数九寒天中的二九第二天,为迎2026年元旦,飘落而下的雪,一场大雪。前后雾了好几天,终于在12月31日傍晚,从空中零星飘下;入夜时分,似有来势更猛的飘雪,好像勤奋的清洁工人,势要把一个时期以来环境里飞扬的尘污涤荡干净,将整个天地洗净出一副崭新面貌,方才真真切切知晓白雪降临淮南,造访这片久负未有雨雪滋润的干渴枯燥的江淮大地。雪一直下,一丁点儿也不喘息,不偷懒不躲滑,飘落在夜幕中。朋友圈里到处闪烁着晒雪景的画面,虽然外边是零下四度低温的寒冷。夜半里隔着窗,醒来睁眼瞥见窗外皆为晶莹剔透白笼罩,心里涌起澎湃浪潮,想着此时八公山间、舜耕山上、上窑山麓、淮水之畔、淝水之滨、寿春古城以及广袤的淮南大地,万般宁静,万籁俱寂,唯雪花瑟瑟作响在窗外、郊野、山谷、河川,闪烁着初涉人世的那种欣喜惊奇,迸发着生命诞生的愉悦光芒,快乐轻盈飞扬在黑黢黢的天地间,这该是怎样一番景致,何样的一种场面啊?不禁关心研究起这雪来了。

记忆的闸门打开,记得2025年就是没有一场像样的雪,年初时一阵碎碎小小的雪粒伴着雨水凌空轻砸地面,转瞬即化之后,就再看不到雪的踪迹,成为城市里市民们全年的遗憾。如今,这场久违飞扬在黑黢黢的天地间,玲珑如玉,晶莹剔透,洁白冰清,恰似少女凝脂润滑的肌肤,靓丽明洁中透着一种冷艳,

□散 文

淮南的雪

程晋仑

真是那种冷峻酷派的本真之美,让人啧啧感叹。雪,正因如此,自古以来,不乏文人骚客为之赋诗填词,大加颂赞。这中间莫过于诗仙李白的诗句: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。其实这是诗人夸张,宛如其诗句“白发三千丈”之类。循此索性查阅科普资料,据说,单个雪花的大小通常在0.05—4.6毫米之间。雪花很轻,单个重量只有0.2—0.5克。直径一般不超过2毫米。不要说“大如席”的雪花科学史上无记录,就是“鹅毛大雪”,也是不容易遇到的。

事实上,我们能够见到的单个雪花,直径一般在0.5—3.0毫米之间。这样微小的雪花只有在极精确的分析天平上才能称出其重量,大约3000—10000个雪花加在一起才有1克重。有科学家粗略统计,1立方米的雪里面积约有60—80亿颗雪花,比地球上的总人口数还要多。所谓鹅毛大雪,其实并非一颗雪花,而是由许多雪花粘连在一起而形成。单个雪花晶体,直径最大也不会超过10毫米,至多像人的指甲那样大小,称不上鹅毛大雪。温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,雪花晶体很容易互相联结起来,这种现象称为雪花的并合。尤其当气温接近0℃,空气较潮湿的时候,雪花并合能力特别大,往往成百上千朵雪花并合成一片鹅毛大雪。因此,严格来说,鹅毛大雪并不能称为雪花,它仅仅是许多雪花的

聚合体而已。当然,从人们浪漫与好奇的角度来说,雪还是大一点的好。

是啊,纷纷扬扬的雪,如芦花,似鸭绒,若棉絮,又像翩翩飞蝶,急急匆匆中嬉戏着,悠闲悠悠中逡巡着,忙忙碌碌中哄闹着。自然轻盈,端庄从容,婀娜曼妙的飘逸仪态,不是简单降落聚会于大地,而是给这单调的平凡世界增添更多的是情趣,是兴奋,是欣喜,更是浪漫的诗境。譬如人们的祈愿与企盼,雪落乃是一种吉祥,是九天仙女洒向人间的祝贺与福音。它潇潇洒洒地慢落,慢露出高贵与典雅,如絮如飞地飘落出诗人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淡泊胸怀和旷达的心境,稍纵即逝的缱绻,放眼环顾天空间,虽是屋窗外皆为冰天雪地,却于屋窗内融融暖意满满。这时若节又有三五文朋诗友,邀聚一起,闲逸情致,唱和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以及“一片一片又一片,三片四片五六片,七片八片九十片,飞入芦花都不见”的诗句,不就像雪花飘浮游悬在清冽爽洁的空中之妙高境地,心绪漾漾回荡到遥远的九天么。

常常,大多数人企盼之中的淮南之雪,不仅要下得大,且还应下得多,下得干脆,不拖泥带水,不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般初来又止,让人不得开心颜,最好有那种铺天盖地般磅礴气势,给人以特别震撼力量的那种。它要就是漫天飞舞,轰轰烈烈地来,一种从从容容、洋洋